

茉莉香片（张爱玲创作的短篇小说）

《茉莉香片》是现代作家张爱玲创作的短篇小说，字数约15000，发表于1943年7月《杂志》第11卷第4期，收入1944年8月上海杂志社《传奇》，现收录于小说集《倾城之恋》。

该小说讲述了主人公——一个普通青年学生聂传庆寻找自己内心真正父亲的故事。小说借由一个畸形的下一代受害者形象进行自剖，影射了20世纪40年代上海“阴郁少年”的境遇。

内容简介

中日战争发生后，聂传庆跟随父亲和后母从上海来到香港，在香港一所大学里读书。他认识了活泼可爱的同学言丹朱，她是言子夜教授的女儿。传庆厌恶自己的家，他的家就是鸦片与不幸的所在。一日，他在旧日杂志上发现了从未爱过父亲的母亲冯碧落与情人言子夜之间绝望的爱，而言子夜的家庭却是他向往的健康、健全的家庭，这些现实如同一把尖刀插入聂传庆的心中，扭曲着他对言子夜的倾慕。他欲望着母亲当年与言子夜的私奔，欲望着他是言子夜的孩子，欲望自己有一个健全的家，这些欲望衍成心魔，他陷入其中无法自拔。他认为，如若可能，言子夜便是他的父亲，言子夜的家便是他的家。他嫉妒言丹朱，他认为她抢走了他的父亲。终于，在和言丹朱同行的一个夜晚，爆发的聂传庆在山上疯狂地殴打言丹朱。

创作背景

1939年夏天，张爱玲到香港大学文学院求学，当时她的中文系教授是许地山先生。在港大读了两年后，1941年日军入侵，香港沦陷。港大变成临时医院，张爱玲担任看护，看尽人生百态。不久她返回上海，创作了这篇她称为苦楚香港传奇的《茉莉香片》。小说中言子夜的形象，便来源于张爱玲的老师许地山。

人物介绍

聂传庆：二十岁的聂传庆瘦弱、忧郁，带有阴柔的美。他那窄窄的肩膀和细长的脖子似乎是十六七岁发育未完全的样子。蒙古型的鹅蛋脸，淡眉毛、吊梢眼，惟有鼻子过分地高了一点，与那纤柔的脸庞犯了冲。他自小受到父亲欺压，甚至被打聋了耳朵。在强悍的父亲和别有用心的继母面前，聂传庆始终是战栗的。他怨恨自己只能在冰冷的家接受父亲辱骂、后母奚落、刘妈唠叨。在学校里，由于国文课程一塌糊涂，传庆被言教授骂了一顿，甚至受到莫大的侮辱。于是，他的迁怒进一步蔓延到了言丹朱身上。

言丹朱：言丹朱出身于一个新式家庭，父亲言子夜是华南大学的教授，对女儿除了父亲式的疼爱与娇惯，还有朋友式的平等相待，这使得丹朱在一种温暖、和谐、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中长大，也让她拥有了健全的人格和开朗乐观的个性。不仅如此，她虽然才在华南大学读了半年书，已经在校花队里有了相当的地位。

作品主题

《茉莉香片》讲述了一个男孩在成长过程中由于父爱、母爱的极度缺失和父亲的摧残，导致了他内心产生畸形的故事。小说通过母子两代人的悲剧，展示了女性在无爱婚姻中

生命渐渐萎顿，孩童在无爱的家庭中性格逐渐扭曲，揭示了婚姻、家庭、父母对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艺术特色

男性女性化是张爱玲笔下男性书写手法之一，聂传庆就是其中的典型。《茉莉香片》中，聂传庆非但发育不全，更常常被当成女性看待，被周围人耻笑，甚至连他的父亲都厌恶他，使他遭受非人化的耻辱。这是以父权为中心的文化所带来的负面意义。

小说开篇，张爱玲不露声色地用语言营造出唯美的视觉画面，让观众渐渐模糊了主人公的性别差异，从而把聂传庆男性主体的这一事实渐渐埋藏，消解由于性别设定带给读者的疏离感。另一方面，张爱玲在小说中设定了言丹朱这个健全美丽的女生形象，通过对比言丹朱的健全与聂传庆的孱弱，突出主人公的性格缺陷。在言丹朱眼里，聂传庆没有任何男子气概，她甚至把他当作女生来看待。而这也正体现了《茉莉香片》的独特性，即通过父权文化和女性视角两种张力的相互交织与碰撞，使得小说流露出更多丰富而复杂的意蕴。

张爱玲的意象充满了象征意味，有时一个意象已经象征了一个人物的一生，甚至整个作品的主题意义。《茉莉香片》中，有一个鸟的意象，“锈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这是聂传庆的母亲冯碧落命运的象征，也是整个时代女性命运的象征，甚至是人在世界上无所逃遁的命运的象征。与其说是一个飞翔与逃遁的意象，不如说是一个关于死亡与囚禁的意象。

“她在那里等候一个人，一个消息。她明知道这消息是不会来的。她心里的天，迟迟地黑了下去。……他不知道那究竟是他母亲还是他自己。

至于那无名的磨人的忧郁，他现在明白了，那就是爱——二十多年前的，绝望的爱。二十多年后，刀子生了锈了，然而还是刀。在他母亲心里的一把刀，又在他心里绞动了。”

“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锈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她死了，她完了，可是还有传庆呢？凭什么传庆要受这个罪？碧落嫁到聂家来，至少是清醒的牺牲。传庆生在聂家，可是一点选择的权利也没有。屏风上又添上了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他跟着他父亲二十年，已经给制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残废，即使给了他自由，他也跑不了。

跑不了！跑不了！……”

在一定意义上，这部小说是一部成长寓言，但我们看到的成长是没有目标与彼岸的，展现给读者的畸形的成长环境带来的畸形心灵，人在这种心灵支配下失控，不可自拔，清醒地看见自我陷入到泥沼之中，表达了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这一主题。

张爱玲笔下的意象由于有鲜明的视觉性，也容易令人联想到电影镜头。她钟爱特写镜头，常将意象与电影镜头结合起来，使一些比较传统的意象有了现代感。